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劉忠介公年譜 下卷

676.06
827
=2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先君子戡山先生年譜卷之下

崇禎十一年戊寅先生六十一歲



春二月始幅巾野服

是月孫甥章安民分居安民一匡子也一匡歸先生
先生課之讀補邑庠生越十日病瘵卒復撫其遺孤
至是安民已娶婦成立復補邑庠生先生曰庶可報
吾母於地下矣授之百金令分居又遺資爲姊氏卜
兆先生平生嫁二從妹嫁一姑表姊娶一從弟婦娶
一再從弟婦撫一孤甥娶甥婦以及孫甥孫甥婦晚
年又娶姑表弟婦娶外母孫婦又爲外母及其公姑

各立祭產若干畝家中糞糶不飽不憚殫力任之

三月劉氏宗譜成

先生輯宗譜凡七卷首淵源考次世表次年表次選舉表兼載王言次紀學士大夫贈言次世家列傳及閨範次祖訓次宗約次典禮志次土田志合之備一姓之文獻焉

冬十月刪定陽明先生傳信錄成

時談禪者動援陽明而闢朱子先生曰朱子以察識端倪爲下手終歸涵養一路何嘗支離陽明先生宗旨不越良知二字乃其教人惓惓於去人欲存天理

以爲致良知之實功何嘗雜禪欲刪定二子書以明學術之同歸乃先摘陽明文集爲三卷每條有發明以世之讀是書者訛故也駁天泉證道記曰先生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如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有善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起爲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用無乃語語絕流斷港乎四無之說先生當於何處作答他日先生有言曰心意知物是一事此是定論也旣是一事決不是一事皆無因爲龍溪易一字曰心是有善無惡之心

則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不知先生首肯否或曰曷為必言有善無惡乎曰大學止言致知曷為先生必加良字以附益之乎學術所關不敢不辨朱子止閱晚年定論全集不及更定而罷他日先生良知說曰知善知惡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是知為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為心崇也良在何處止因陽明將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於知仍將知字認粗故不得不進而求精於心種種矛盾不待龍溪駁正而已知非大學之本旨矣。是時諸生互辨異同先生答王朝式書深闢佛教之非冀其反於正道又有答朱昌祚等書勉以敦篤自脩不當黨

同伐異彼此不能合先生自解司空職歸遇會講多遜謝不赴蓋白馬諸友以所見自封不受先生裁成而流俗之士又旅進旅退無潔已請事者遂聽諸生自相會聚矣

十二月丁未改葬秦臺公章太夫人於會稽西裘村之

鳳山

先生以考妣下蔣塋域為平田欲得吉壤改築時壻陳剛卜地得鳳山遺以塋夫人及開壙土佳先生遂決意改葬二親秦臺公柩年久不可舉易殮成禮先生生不見父捧遺骨而哀號不自勝既窆疏食三月

終身繫白幅巾遺衣遺土仍封於舊宮戒勿毀自此先生半在雲門若耶間依依墓下不忍去。時王業洵借毓著十七生及門先生固辭不受而毓著執弟子禮不改按先生講學以來未嘗以師道自任有脩贄者必曰不足爲吾子師辭之至再其稱門人者彼固欲以門人自居而先生處之儕友如故

崇禎十二年巳卯先生六十二歲

夏六月續置四世祖芳齋公以下八世祭產告竣

先生旣續置祠產及始祖三世墓田而四世祖芳齋公以下祭產復不敷高祖以下則無半畝之饗先生

於不足者增之無田者補之四世祖芳齋公五世祖遂安公六世祖素菴公七世祖怡軒公高祖守直公會祖茅山公祖兼峯公考秦臺公上下八世共置田七十畝又季叔秦屏公遺產十三畝以無嗣歸於女陶先生贖還爲公世世蒸嘗芳齋公貴州軍籍也舊有軍裝田爲族人侵沒不避嫌怨復之別置守直公益田若干畝以贍子孫貧乏者仍各勒祀典用垂永久自是始祖以下蒸嘗皆先生所措置而先生贍產終不敵其半復皆遺自先世與夫人紡績之餘。武進大理丞張二無璋初受易於孫文介間嘗旁叅釋

氏一日遊徑山得先生宗旨於門人喟然嘆曰道在是矣因以書自通致其宗服之誠九月渡江謁先生先生叩所學二無以靜對先生曰心無分於動靜若專求之於靜便有喜靜惡動之病非古人體用一源之學也二無曰然已而更端請曰讀先生所著人譜而知學者得力莫過損益二卦懲忿窒慾克己也遷善改過進德也固有終身用之不盡者先生曰不然要識得乾元乾知大始懲窒遷改綱領也得此綱領則功夫入粗入細皆爲有益不然卽少有得力摠入人爲湊泊於身心了無干涉幾何而達本原之地乎

二無曰此旨自元公後不圖今日復聞於先生也盤桓數日而別

冬十二月定經籍考

先生初年疑禮記龐雜卽有刪定之志而不得其說是時取二戴詮次之始知記中夫子之言皆家語文又有夫子對當時君臣語戴氏去其問答私爲已有悉改正如舊合大小戴爲一十四卷每篇表孔子之言爲正記附以記者之說各從其類錯者正之訛者衍之間有缺者以家語補之另立樂記補六經之缺又節曲禮入少儀同文王世子合之大學爲古學記

取曾子十篇配四書別錄丹書投壺奔喪為尙書儀禮逸經削者數篇各編輯成書已而以朱子儀禮經

傳之說為是罷去前編復舉古人經籍訂定目錄尙

書逸經二篇曰夏小正附月令丹書儀禮逸經六篇曰

公冠投壺明堂奔喪諸侯釁廟諸侯遷廟儀禮逸傳

除檀弓禮運經解哀公問燕居間居表記儒行曾子

問凡係夫子之言還家語及曲禮等篇另見外分二

十三篇曰冠義附深衣考昏義士相見義補劉氏鄉飲酒義

燕義射義朝事聘義附見公食大夫義補劉氏喪記三篇喪義

四篇祭法祭義三篇禮本即禮三本禮器禮坊附經解餘樂記附鐘呂考

削者四篇曰緇衣帝繫官人明堂位其禮察保傳餘簡還賈誼勤學

還荀子家語正集三十三篇曰相魯王言大昏問禮五

儀三恕好生觀周賢君辨政六本顏回子路初見入

官困誓五帝執轡本命論禮觀射郊問五刑刑政禮

運冠頌廟制辨樂問玉正論子夏問子貢問公西赤

問曾子問家語補集二篇曰表記雜記雜取說苑韓詩外傳孔叢

子等家語外集七篇曰干乘四代虞德誥志少辨用

兵少問即大戴記餘篇家語附集十二篇曰始誅儒行致思

辨物楚聘經解五帝德屈節本始終記七十二弟子

弟子行皆從削也古學經曰小學曲禮少儀內則玉藻王制大學

學記上

文王世子合大戴保傳

學記下

即原學記

四書曰曾子

十論篇

語孟子子思

中庸

又定後儒為十三子曰董子文中子

周子程子程叔子張子朱子陸子曹子月薛子吳子

康齋胡子王子

他日先生曰朱子儀禮為經禮記為傳之說古人原是如此禮記一書大抵如

周易之十翼春秋之三傳各自為書不必比而合之必欲比而合之則有餘不足之數賭不得不取他書以益之仍非古人之完書矣元儒吳草廬著三禮考註備言此意但草廬於戴記亦擇焉不精不無遺憾耳余向有所更定未及成書姑以俟後之君子。見小學集記書學下

古學經成

先生既定經籍考乃先取學書釐正之小學則以曲禮為第一少儀第二內則第三玉藻第四王制第五

大學則從高先生古本次第而章句之學記上則以文王世子合之大戴保傳學記下即原學記總名古學經序十三經首初高先生以大學古本見示謂大學不分經傳只是六段文字即戴記古本挈淇澳以下置知至之後通前為一段釋格致之義而誠意以下自分五段本之崔后渠銑高中元珙所定先生讀而亟稱之已已夏著約義一編謂既可剖一而為六斷不可不剖首段之一而為二以釐正八目乃斷自首節至天下平為正經脩身節至聽訟節為一章釋格致之義以下如舊置為之發明其畧晚年以所疏

語多未定之見存之筭中是編所定分章如約義而
䟽解則從高先生居多。先生讀大學曰大學之道
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慎獨而已矣意也者至善歸
宿之地其爲物不貳故曰獨其爲物不貳而生物也
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格此之謂格物致此之謂知
本知此之謂知至故格物致知爲誠意而設非誠意
之先又有所謂致知之功也必言誠意先致知正示
人以知止之法欲其止於至善也意外無善獨外無
善也故誠意者大學之專義也前此不必在致知後
此不必在正心亦大學之了義也後此無正心之功
并無脩齊治平之功也又曰慎獨乃誠意之功誠無
爲敬則所以誠之也誠由敬入孔門心法也

崇禎十三年庚辰先生六十三歲

春正月奠陶石梁先生

石梁先生卒先生率門下士哭之私謚曰文覺操文
以祭畧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
後覺離覺無心卽覺卽學惟人心之陷溺愈深而覺
覺之機權愈拓昔人通啟宗門先生益排元鑰直令
學者求諸一塵不駐之地何物可容其糾縛橫說豎
說不出良知遺鐸凡以還人覺性而止亦何異於前

泅泗後濂洛先生與陶先生宗旨各異然相對少有
辨難惟虛已請事而已

秋七月古小學集記成

小學之役既竣先生取和靖先生所以立教之意而
推廣之輯爲集記九卷示學者首學的次躬行次

藝曰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學數學終之以聖統

聖統

繇有明上邇往古念菴羅子陽明王子敬齋胡子康
齋吳子附陳白沙敬軒薛子陸子朱子附李延平尹
子張子程叔子程子周子王子董子孟子子思子曾
子顏子孔子衛武公周公文王附武王伊尹成湯皐
陶夏禹虞舜唐堯伏羲氏維元氏而終以吾道干城
述先儒之言以闢異端也。按諸儒與前所定十三
子小異於宋進尹子於。時有答文德翼司理沈中
明退曹子而進羅子

柱曹廣二進士問學諸書

冬十一月辛酉改築下蔣先塋衣冠之藏祔墓章夫人
先是下蔣啟封無蟻水之患而夫人卜地無所得乃
營舊宮墓之左規生壙仍實秦臺公遺木遺土於其
中先生爲夫人志墓且附以自况稱劉子合墓預志
建立社倉於所居之里

是年春越郡遭水災米價驟踊民以大饑先生與祁
世培悉心謀荒政請上官招商通販發倉廩而紳士
各出私困以平糶設粥佐之全活者萬計至秋收復
告歉郡守下令每坊儲米二百石至來年平糶如故

事先生曰年年議儲米年年議平糶何日之有乃建
 議卽以儲米數爲倉本每年秋成科息三分上倉積
 至四百石免息遇大歉分饑戶上中下三等上行
 粥賑法中下等行平糶法小歉但以十之九平糶十
 之一施賑豐年聽時價發糶糶法遇大歉減時價十
 之二小歉減時價十之一定期季春季夏粥賑亦在
 春夏之交百日爲率其有孝子悌弟節婦貧儒喪不
 能舉者年有卹不論豐歉爲非賭博雖遇凶不賑推
 擇本坊老成殷實者掌其事以三年爲任任滿交代
 書其事宜爲昌安里社倉記每歲如法行之

崇禎十四年辛巳先生六十四歲

秋九月始輯古小學通記

集記旣成或謂有體無用先生復輯通記一書明治

天下大經大法凡分四編首政本

首大學石經次務學篇次知本篇次

誠意篇次正心篇次脩身篇次齊家篇次治國篇次平天下篇

次問官

首孔子問官次周官曰天

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次歷代六官考曰官制土田典禮兵制刑法平準

次入官

官次春秋諸臣尙論次戰國諸臣列傳次邑宰列傳次守宰列傳次監司列傳次文學侍從列傳次諫議

列傳次師儒列傳次九卿列傳次宰相列傳次將帥列傳次五等世家次天王本紀次逸民外紀

之以王道

歷代詔書奏議

赴少宰任尙携書編輯大體具者

十八九未及成書而罷。時有與同郡章給諫正宸

書責其久居言路不能以諫顯

甲申十一日起改吏部左侍郎十一月丙申疏陳前罪不

允

先是少宰員缺廷推數人上俱不許適召對上言及大臣如劉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能及為慨嘆久之罷朝特遣內侍傳吏部擢用先生故有是命先生聞報謂待罪之身分宜屏息田間敢荷賜環殊典乎拜疏陳前罪乞上收回成命容臣薄譴在籍徐俟定論兼申救黃公道周奉旨劉宗周以清望起改佐銓著遵旨前來供職不必剖陳

按是時閣臣薛國觀新敗詔特起舊輔周延儒相之

欲反前苛政以圖治平延儒乘上意推獎舊德如鄭公三俊范公景文張公瑋金公光宸李公邦華倪公元璐黃公道周吳公麟徵祁公彪佳陳公子壯以次登用先生召時延儒尚未入朝實簡自宸衷也。黃公以稱引鄭鄭及糾楊嗣昌奪情謫江西都事既而巡撫解學龍復薦公賢上謂公黨邪亂政學龍徇私俱逮下理廷杖時傳擬公重辟故先生疏及之旋為輔臣延儒所救遣戍去

崇禎十五年壬午先生六十五歲

春正月拜疏請告不允

時患癰閉以病請也

夏五月丁丑初九日發自家

先生患癰閉未解忽聞

大清兵破松杏寧錦又聞流寇破歸德進圍開封所過無堅

城蹶然起曰際此時艱豈臣子言病日乎一日未死
一日爲君父之身遂襍被上道洵從行宵渡錢塘及
會城當事者來迎而先生已出北關解維矣

乙未

二十七日

次淮安再疏請告仍次淮安以候旨

拜疏敬陳聖學以終致主堯舜之誼

先生感上知遇恐一旦填溝壑長負聖恩死不瞑目
又熟念天下治亂之故決不能舍道而別爲手援故
拜疏陳聖學以終致主於堯舜凡數千言其一曰明
聖學以端治本臣聞天下無無本之治本一端而萬
化出焉人主之心是也虞廷之訓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萬世心學之源也臣請
陛下求之吾心當其清明在躬獨知之地炯然而不
昧者得好惡相近之幾此正所謂道心也致此之知
卽是惟精誠此之知卽是惟一精且一則中矣隨吾
喜怒哀樂之所發無往非未發之中而中其節矣此
慎獨之說也蓋上聖猶是此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
故雖聖如堯舜卒不廢精一執中之說以此後之學
聖人者亦曰慎獨而已矣二曰躬聖學以建治效臣
聞天下大矣而以一人理非徒以一人理天下也故
曰君職要臣職詳陛下留心治道事事躬親羣臣奔

走受成之不暇益相與觀望爲自全之計致一人孤
立於上而莫之與豈非知人之道未之或講與仰惟
陛下躬親聖學法堯舜之明目達聰而惟本於舍己
亟舍其聰明而歸之闇非獨舍聰明并舍喜怒舍好
惡舍是非至於是非可舍而後以天下之是非爲真
是非斯以天下之聰明爲大聰明廣開言路合衆論
之同建用中之極卽讒說殄行亦不至震驚朕師自
此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三曰崇聖學以需治
化天春生萬物而秋以肅之莫非生也王者以仁育
天下而義以正之莫非仁也必也求端於聖學以明

德化天下乎化天下自廷臣始請自今百僚有犯一
切下之法司永除詔獄不至以非刑辱士至廷杖一
節原非祖宗故事願與廠衛一體並罷還天下以禮
義廉恥之坊繇是化群臣以化兆民乘此中原殘破
之餘亟議撫循之法特遣才望大臣宣示德意一面
經理農田悉捐天下勦餉金錢改爲牛種廬舍之貲
聽有司設法招徠聯以保甲進以鄉約仍罷天下督
師等官明示與民休息而專兵事於巡撫化兆民遂
以化四夷嘗考古今安邊之策惟戰守和三者若李
牧之備趙邊趙充國之制先零郭子儀之折回紇與

韓范之經畧西夏皆以善守卒奏膚功願陛下蚤定廟謨專以固圉爲事命邊臣時舉漢唐故事行之而陛下但躬脩明德於上坐收干羽之化可矣上覽疏謂濶於事情難施用置之

會推閣員不報

六月著原旨及治念說

先生著原旨七篇一原心二原性三原道上下四原學三皆所以發明心學也大畧謂純粹至善者心也天下無心外之性故天下無心外之道天下無心外之道故天下無心外之學其有不善者氣血與習也

學則用學問思辨之功治氣血慎習染以復還至善之體治念說者言念與思有別念有起滅思無起滅也治念者與思以權而不干之以浮氣化念歸思化思歸虛而已○濮州葉潤山廷秀問學於先生初先生尹京兆時潤山爲司理越七年致書質疑辭旨勤懇庚辰官比部郎申救黃石齋觸聖怒廷杖是時謫戍遇先生於淮上肅躬請事以師禮先生謝之與之論誠意之學潤山謂此後尙有格致工夫疑誠意不足以攝內外先生爲剖存發合一之理曰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於至善而不遷矣止善之量雖通乎身

心家國天下而根據處只在意上蓋謹其微者而顯者不能外矣知此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矣省察只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為常惺惺者存又存箇何物養又養箇何物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不流而為禪又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為偽不特此也又於二者之間方動之際求其所謂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為雜二之已不是况又分爲三乎然則學問之要只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著靜便不是曰幾者動之微何以有動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所謂動非以動靜之動言也復其見天

地之心是也心只是一箇心常惺而常覺不可以動靜言動靜者時位也以時位為本體傳註之訛也雖然陰陽動靜無處無之時位有動靜則性體與之俱動靜矣但事心之功動也是常惺惺此時不增一些子增一些子則物於動矣靜也是常惺惺此時不減一些子減一些子則物於靜矣此心極之妙所以無方無體而慎獨之功必於斯為至也

秋七月會推吏部尚書不報

辛卯

二十三日

北進候旨八月丁未

初十日

次臨胸前疏報聞

不允癸丑

十六日

三疏請告不允

癸丑

十六日

陞都察院左都御史癸亥

二十日

疏辭不允

九月辛卯

二十四日北進

前掌院王道直以會推閣員免官朝議僉謂代之者莫如先生銓部列名上詔亟報可先生以越次躡遷義有未安拜疏辭曰夫都察院風紀之司也有司庶府於是乎資彈壓諸政事於是乎贊可否海內民生吏治於是乎行激勸當此中外多故之時所係得人良非淺鮮一旦俾臣越次而處之將壞法亂紀實自臣始又安望有展布之地乎上不允

冬十月庚子

初三日

次新城再疏辭不允

戊申

十一日

至京師甲寅上召對於文華殿面辭不允遂

拜命

上召對於文華殿先生復固辭上不允輒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先生對曰都察院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君父下可以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庶在是乎繇是而求之諸御史端不乏上行下效之機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於以化成天下不難矣上曰卿力行以副朕命先生又辭職再三上曰已有旨了乃謝

恩退於是集諸御史申飭之備言所為潔已貞憲者甚悉且曰如有穢賂彰聞必以白簡從事諸御史各相戒不敢犯

壬戌二十拜疏條列風紀之要

先生敬脩職掌首疏風紀之要有六一曰建道揆請復京師首善書院崇祀馮從吾為警宗仰昭聖明興道致治之憲并勅天下府州縣各復國初社學選明德老成士為之師聚里中彥士教之一曰貞法守請自今一切輕重獄詞聽三法司聽斷不必另下錦衣其或有不公不法獨許五城御史覺察廉其情罪之

重送刑部究擬一曰崇國體請自今著令大臣自三品而上有犯罪者先行九卿科道會議議詳乃付司寇司寇議定坐殊死者得收繫其他即以其罪行遣一曰清伏奸請自今朝紳結交近侍踪跡顯著者立置典刑此外大小臣僚或借事呈身或假途干進因而勅類斜封官同傳奉者許臣衙門徑以白簡從事一曰懲官邪官之失德繇寵賂始其途多自臺省而上權貴人請自今有輦金而入長安者臣單辭檄之立置三尺一曰飭吏治察吏之責專在巡方今天下事事宜歸惇大獨於風憲受贓之律毫不容少骫敢

執之爲回道考察第一義以爲吏治風并亟罷減俸
行取之例行久任之法疏入奉旨官邪吏治關卿職
掌卽嚴勅諸御史力洗積習加意激揚如有巡方受
贓的指實叅來其餘諸款俱不行

甲子

二十七日拜疏請嚴考選

時考選屆期人情奔競郎署中有陳乞者推知中有
以賑濟建城防河等名減俸行取者皆賄首輔周延
儒爲之地先生拜疏請嚴澄叙之典曰禮義廉恥士
君子居身之本係焉有廉恥而後有功名有功名而
後有事業今不難呈身如彼速化如此一身之廉恥

旣不恤又奚有於異日立殿廷爭可否而其爲植黨
營私欺君罔上有必至者乞嚴勅該部必以恬競分
賢不肖之槩特糾御史喻上猷短喪起復河南巡按
嚴雲京前令山東行賄冒功又薦舊給事袁愷戍籍
御史成勇延儒見疏快然不悅調旨減俸以勵軍勞
非資濫及部屬陳乞情亦各殊喻上猷嚴雲京分別
議處成勇袁愷速行議覆

十一月丁丑

十一日拜疏申明巡城職掌奉旨允行

按巡城職掌專在督察輦轂曰打喧鬧禁賭博捕盜
賊叅奏打點餽遺裁抑豪橫懲罰奢侈遊戲察問九

門官吏不法末世凌夷大率以文具視之先生拜疏請特設鄉三老申高皇帝六言大訓率地方講明之卽以鄉約行保甲之法遇有前項得遞相舉發重則題叅輕則拏問更立責成法請於城差報竣之日城御史先以鄉保法甄別兵馬司官隨以鄉保法甄別城御史旌過善良何人糾過非爲何事倘縱奸不舉致爲別衙門所舉發本官以不職論奉旨允行先生復條列事宜移咨五城御史著爲絜令

戊寅

十二

拜疏條奏備邊大畧

是月初五日

大清兵自界嶺黃崖諸口入京師戒嚴上諭吏部都察院大小臣工明於軍機邊情措餉城守者具疏以聞先生應詔陳言畧曰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必務鎮靜以立本而無失之張皇安詳以應變而無失之造次此匡濟時艱第一義也至於施行急務請首旌血戰死綏之盧象昇以作天下忠義之氣急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以謝九廟之靈亟逮跋扈悍將左良玉以肅軍紀亟勅馬成名潘永圖戴罪立功以圖後效亟勅在事諸臣防關以備反攻防潞河一帶以備越渡防通防津防德防臨清以備南下亟以厚賞召

募勇敢之士以資禦侮亟嚴城守堅壁清野之法而
以安人心爲本計上覽疏曰責重朕心亦是但旌盧
象昇追戮楊嗣昌何遽能退兵乎置不省

庚辰

十四日

趨召對

先生旣拜疏嚴考選諸營競者懼無何新太宰鄭三
俊入朝三俊素稱剛執不可干以私諸人念三俊與
先生典選必閤已益走延儒門以進會邊警告急行
間急須人延儒授意大司馬張國維令以邊才薦候
考諸人國維阿指上疏薦某某武畧可用并請上親
較第延儒從中調旨許焉三俊聞而驚詫曰考選部

院之事皇上且不得專况樞輔乎遂上疏明職掌謂
宜俟部院考後再請面裁否則爲侵官上覽疏怒是
日上召三俊及先生與僉都御史金光辰上首出太
宰疏詰之曰大權者人生所自出朕欲親考諸臣何
謂侵官太宰對曰考選原屬部院事今皇上遵祖宗
舊制歸之部院臣等敢不祇承實所以奉揚皇命也
上意未解先生奏曰冢臣之意欲俟部院考後別其
居官之稱否品行之純疵議定進之於皇上皇上再
廷試而授之官在朝廷固爲摠攬大權而在臣等亦
得盡職掌萬一若止就面對衡量則一時之語言不

足盡終身之梗概往往論列明辨者其人多傾邪條
奏質魯者其人率忠樸以言取人失之宰予皇上何
以定其流品乎伏乞俯從冢臣請幸甚上不許宣旨
召候考官十二員王時敏等對畢先生又奏曰聆諸
臣奏對大率出於勦說居多終祈皇上發臣等再考
上默然罷已俱授兵科給事中所云通賄者多與焉
其未考各官授臺員部屬有差

辛卯

二十日

拜疏糾中書王育民舊絳州知州孫順餽遺

奉旨允行

明年春天下長吏復當會朝脩觀事先生拜疏請嚴

禁餽遺已奉俞旨出榜張示通衢時有中書王育民
者謁先生贊以書儀爲舊絳州知州孫順考察地先
生揮之去上疏糾之且自劾曰臣忝列風紀此曹不
難爲非義之干視國憲如弁髦實臣生平不足取信
於人所致大負皇上任使乞賜罷斥以爲秉憲無能
者之戒奉旨孫順王育民俱著革職法司提問卿秉
正發奸有裨風紀著安意澄肅以副倚任士大夫聞
之肅然

甲午

二十日

拜疏申飭憲綱

先是上面諭先生命申飭諸御史隨賜憲綱一帙責

著實舉行先生隱括書中大旨約為五事以獻一曰重臺員之建白二曰定臺員之差遣三曰正臺員之體統四曰覈回道之考察五曰嚴臺員之選轉大都釐飭近習復還舊章期與諸御史更始上覽疏至建白條下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三語意不憚奉旨憲綱舊制甚明不必另托敷陳

閏十一月己未二十九日上召對於中左門奉旨革職

上以邊警下詔飭百官責及臺省尤諄諄內有代人規卸為人出缺等語給事中姜琛見之曰此必奸人入蜚語謀翻局即二十四氣之故智也上疏爭曰代

人規卸皇上何所聞而云然因及二十四氣之說先

是六月枚卜閣員列名者多正人宵小忌之思有以中上疑乃於朝堂布匿名揭內列二十四人號二十四氣上疑廷臣濫舉太宰掌科掌道及被推一二人皆下獄掌院王道直免官

上大怒下吏議琛罪會上又開宏政門令廷臣時得面奏事行人司副熊開元進請屏左右輔臣密奏上曰政府豈不得與聞乎開元遂糾首輔周延儒政以賄成專恃其利巧逢迎聖意而實不能擔當國事以致敗上領之勅令具疏疏上而語顧絳漏上臨朝立縛開元於衛獄并收琛先生出而嘆息曰皇上方開宏政門求直言一日而逮二言官非所以昭聖德也當與九卿公

疏救之入朝昌言其事鄭太宰以下唯唯二十八日
進疏是日早朝畢上召府部九卿科道面議督撫去
留諸臣正候召忽傳上授密旨於衛堂三日內以採
開元絕狀聞各相顧失色莫知所以先生曰爵人於
朝刑人於市古今通義也惡得私斃諫臣與今日宜
空署力諫必得改發司寇而後已否則尙何顏立交
戟之下耶衆許諾申刻上御中左門首諭督撫去留
諸臣以次奏對畢有御史楊若僑者薦西夷湯若望
善用火器請上召試上許之先生出班奏曰楊御史
之言非也臣聞用兵之道太上湯武之仁義其次桓
文之節制下此非所論矣邇來邊臣於安攘禦侮之
策戰守屯戍之法槩置不講專恃火器爲司命我用
之以制人人得之亦可以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
所破乎則將來火器必爲中國之大害矣先臣戚繼
光在塞上謹烽燧嚴斥堠軍法脩舉數十年無邊警
何嘗專恃火器今日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
也至湯若望向倡邪說以亂大道已不容於堯舜之
世今又作爲技巧以惑君心其罪愈無可逭乞皇上
放還本國以永絕異端之根上意不懌曰火器乃中
國長技湯若望不過命監制火器何必深求若仁義

節制之說亦是先生又奏曰火器終無益於成敗之數國家大計當以法紀爲主法紀脩則人心肅人心肅則閩外用命如大帥之跋扈援師之逗留實王法所不容如何反從姑息而爲此紛紛無益之舉乎上曰正召卿等議此耳先生曰罪有輕重罰有大小今曰當先按罪之重者以及其餘叛帥祖大壽家屬寄居京師彼此潛通禍出叵測乞皇上早正典刑以肅國憲此臣所謂脩法紀之大端也上曰祖大壽家屬在京朕亦知之姑議督撫去留可也先生奏曰如議督撫去留請自督師范志完始志完身總寧薊關門

三協皆其責任平時旣忽邊防聽兵闌入今又借援南下爲脫卸計聞謀報邊騎續來關門備禦無人從此宗社之禍有不可言者此志完當首議處分上曰范志完自不能辭咎但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脫卸先生奏曰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更茲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從容頓首奏曰今日第一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豁疑關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以資治理開言路以決壅閉次第與

天下更始宗社幸甚上曰目下邊騎南下如何堵截
且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奏曰禦敵必先練
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欲擇賢督撫
必先吏兵二部得其人二部得人則庶司莫不稱職
於以禦侮不難矣然有要焉宋臣有言曰文官不愛
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誠今日鍼砭也近
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
於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
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之捷
給舉動之恢張稱曰才望以之取爵位則有餘以之
責事功則不足究何益於成敗之數哉上曰濟變之
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奏曰正以前人敗壞皆繇貪縱
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上曰大將別有才
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先生奏曰他不具論如范志
完操守不謹上自大將下至偏裨凡補一官授一職
無不得賄數千百金所以三軍解體士卒莫肯用命
繇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爲主乎上色解曰知道了
因敕先生起時太宰以病註籍司農傅淑訓遂以欵
語申救採開元上已拒不納次宗伯以下無一人言
者先生出班奏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二臣遽以言

得罪甚有傷於聖政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
一二臣始甚有傷於國體願皇上擴聖度於如天得賜
矜釋不勝幸甚如臣宗周累多狂妄幸寬鈇鑕又如
詞臣黃道周亦以戇直宥鑒聖明復其原職臣等何
幸而蒙皇上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而不邀皇上法
外之恩伏乞聖慈少視同仁上曰黃道周有學有守
豈二臣可比哉先生對曰二臣學守誠不及道周然
朝廷待言官有體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
卽有應得之罪亦當勅下法司原情定罪若遽下詔
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三法司錦衣衛皆朝廷刑

官何公何私且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
貪賊壞法欺君罔上俱不可問乎先生復奏曰果如
此自當治罪若二臣敢以衰朽餘生保其無他上大
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伏地叩頭
謝罪文武班行各申救上曰開元疏必有主使疑卽
宗周僉院金光辰奏曰宗周賦性徑直與開元並無
舊好今日申救實從君德起見且其振揚風紀整飭
朝常百僚中所不易得終祈皇上寬宥上曰金光辰
也聽議處先生偕光辰出待罪朝房而革職下理之
旨下光辰降級調外用執政復以先生年老請上改

旨劉宗周復拗偏迂朕屢次優容念其新任望其更
 改今乃藐抗狗私大負委任本當重處輔臣奏其年
 老姑著革了職金光辰奏對尤屬恣肆姑從輕降三
 級調外用先生方將次日操疏救塚開元以獲罪不
 得上六卿臺省合詞救先生者疏凡數十上而孝廉
 祝淵又特疏從銀臺入上俱不省越數日上終以先生言改塚開元刑部擬罪部擬不具招上益震怒杖二臣各百而大司寇徐石麒奪官并司官降級為民者數人○晚
 近憲度凌夷御史大夫率依阿諸御史意先生掌憲
 六十八日正色諤立諸御史凜凜敬憚焉每退食慨
 然以天下為已任欲上承主德下肅朝綱內清輦轂

外整吏治民生嘗曰使吾在事三年而中外不肅清
 請治溺職之罪及被放深以不得行其志為憾副院
 為張瑋僉院即光辰廉潔亞於先生先生與光辰去
 位朝野惜之

十二月壬申

初七日

辭朝暫止都門外之接待寺

先生青衣小帽向闕叩頭出都門以邊警未息止於
 接待寺公卿送者軒輿駟馬相錯於道而先生杖策
 馳一蹇見者歛歔竦嘆中書陳公龍正紀之以詩曰策蹇而舍車不獲公卿身送者列道周揚鞭不見人蓋實錄也時先生眷眷不忘君父擬疏陳悃
 論君道之要在一心當以神役心無以心役神時上

又以採開元先生故深疑羣臣有黨出中旨起復故相王應熊且勅臺諫曰有妄言者罪之舉朝恇懼先生草疏欲糾旣而念身方待罪一疏俱不上。先生在寺幅巾布服道味適然士大夫以學就正者與之從容論難退則掩關著書不以冰霜輟業於得失升沉淡如也是時問道者爲張公瑋吳公麟徵祁公彪佳劉公理順金公鉉陳公龍正董生標惲生日初祝生淵先生各隨所問開發之間者漸以興起祁公方被命掌河南道先生欲與共振風紀冀奏澄清之治乃祁公抵京而先生先一日得罪相對黯然而每造寺

語必竟曰先生告之曰道只在事君當官莫於此外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又數遺公書言身居言責當以諫靜明職業毋負生平學問董標關東人舊遊焉少墟先生之門時官南城兵馬司一日謁先生問大學之要先生曰在誠意退而作心意十問相叩擊先生遜答之大抵言意爲心之主宰卽主宰而流行在其中固不可以意爲發心爲存亦非截然以意爲存心爲發也又舉經書中與誠意相發明者詮解以示標曰誠意筌蹄祝生淵海寧人以公車入都聞先生落職上書切諫詔坐妄言朝政下部議處淵不爲意

進而納贄於先生北面稱弟子先生曰前日之舉得無少過淵曰何哉先生曰意氣乎聲名乎淵憮然請益先生告以遠且大者而謂一節之士不足學淵得之復欣然

崇禎十六年癸未先生六十六歲

春正月著讀易圖說

先生既著人極圖說以明聖學之要因得易道焉復

述圖十二易衍四十二章以補前說所未盡按太極圖說謂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物鍾靈有人人合德為聖似一一有層次先生獨言人即天即地人心具有太極陰陽五行萬化之理人極圖說與語錄中備言此意至讀易圖說則發揮無餘蘊矣誠擴前聖所未發也

二月丁丑十三日南發次通州

朝士申救先生者疏日進致為上詰責先生不自安乃出次通州浙中舊臺郎知無以為歸歛金以贖先生謝不受寄居蕭寺兩月有感去留之際徃徃形之詩歌以見志搢紳學士從而和之名旅中唱和集

三月古文易抄成

先生在京邸友人有問太極之說者輒舉易以答遂舉而詮次之按周易古文經二篇每卦首象辭次爻辭孔子傳十篇首象傳上次象傳下次象傳上小象附後

次象傳下次文言傳次繫辭上傳次繫辭下傳次說卦傳次序卦傳次雜卦傳即所謂十翼也先生所定在今古之間每卦首象辭次爻辭次象傳大小象一如乾卦位置繫辭以下亦間有更定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圖并六十四卦圓圖六十四卦方圖皆與先儒不同大抵發明太極即在陰陽之中而以後因重皆繇此而推始二月之五日終三月之二十五日凡五十日而抄義成臨絕先生曰易抄有心得之解

夏四月己巳初六日下河西務以舟行六月乙亥十三日至自京

時鄭太宰以外察屆期新摠憲李公邦華未至上疏請令先生戴罪完察事上不許先生聞之即日戒舟行正值邊騎充斥前途弗顧也同歸者為祝淵既得罪滯京邸欲上書掎擊二三用事大臣先生亟挽之南歸途中先生日與淵及洵剖疑抉微各灑焉有會行次吳江淵告別先生作詩送之曰行行惜分手轉發林臯興進脩貴及時行止則云命各言勵初心勿復疑孔孟巧拙雖殊方勉之誠與敬

秋八月劉氏義田告成

先生於天啟間著義田權輿說以風族人自此歲有

輸將復佐以子母凡二十年共置田百畝於是定爲居室三有百畝曰始有二百畝曰少有三百畝以上曰富有其贍族卹賢隨田多寡以爲差又定卹典事例一卹賢二卹鰥三卹孤四卹廢五卹喪六助婚若鰥寡孤獨而已經犯過犯譴者不給蓋於存卹之中而寓激勸之法詳具事宜示後人名曰孝義傳芳

冬十月重建天樂鄉茅山閘

按天樂壤接蕭山內受麻溪水而外通錢塘江江流挾海潮以進合麻溪水橫入內地爲患叵測昔人築壩以障之自麻溪壩而溪水改從茅山出外江春

夏雨集外江湖洑與山洪會天樂之民盡爲魚鱉嘉靖中復有茅山閘之建其後日久閘圯江復歲決而禍未艾先生嘗建議謂宜撤麻溪之壩移壩茅山則天樂與內地均無水患爲蕭人所阻而罷是時先生憫此鄉凋瘵不已復與余公焯請於當事謂移壩不可得姑先築茅山稍紓一方因當事允之舊制閘二洞洞高二丈餘故益佐水爲厲先生指畫分三洞築其上半如壩閘口僅高丈許舊制閘一重今於門內加板一重內外扇之三月而落成自此天樂少水患畝收一鍾人人頌先生及余公之德不衰。時史孝

復駁先生心意十答先生作十商以復之又有答史孝咸孝復諸書皆發明答董生未盡之意

十一月著大學誠意章章句

先生以先儒誤解誠意乃改著誠意章章句又類詮朱子及陽明古本章句并及曹魏石經各爲辨說於下

著証學雜解及良知說

先生痛晚近學術不明用功悠謬作証學雜解二十五則末章以覺世之責自任曰吾學亦何爲也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彼天民

而先覺者其自任之重固已如此矣請學之爲後覺焉以覺先覺之所覺曰堯舜之道堯舜之心爲之也堯舜之心卽吾人之心同此心則同此覺也吾亦覺其同者而已矣人心之晦也我思先覺其人者曰孔氏孔氏之言道也約其旨曰中庸人乃知隱怪者之非道而庸德之行一時弑父與君之禍息則吾道之一大覺也歷春秋而戰國楊墨橫議孟子起而言孔子之道以勝之約其旨曰性善人乃知惡者之非性而仁昭義立君父之倫益尊於天壤則吾道之一大覺也然自此言性者人置一喙而天下皆滯於名理

遂有明心見性之說夫性可得而見乎又千餘載濂溪乃倡無極之說其大旨見於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可謂重下註脚則吾道之一覺也嗣後辨說日繁支離轉甚浸流而爲辭章訓詁於是陽明子起而救之以良知一時喚醒沉迷如長夜之旦則吾道之又一覺也今天下爭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叅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元虛而夷良於賊亦用智者之過也夫陽明之良知本以救晚近之支離姑借大學以明之未必盡大學之旨也而後人專以言大學使大學之旨晦又借以通佛氏之元覺使陽明之旨復晦又何怪其說愈詳而言愈龐卒無以救辭章訓詁之錮習而反之正乎司世教者又起而言誠意之學直以大學還大學耳爭之者曰意稗種也予曰嘉種又曰意枝族也予曰根莖是故知止所以知本也知本所以知至也知止之謂致良知則陽明之本旨也今之賊道者非不知之患而不致之患不失之情識則失之元虛皆坐不誠之病而求之於意根者踈也故學以誠意爲極則而不慮之良於此起照後覺之任其在斯乎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闢邪說詎誠行放淫辭以承三聖又曰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予蓋有志焉而未之逮也又著良知

說以正陽明先生之訛按先生於陽明之學凡三變始疑之中信之終而辨難不

遺餘力始疑之疑其近禪也中信之信其為聖學也

終而辨難不遺餘力謂其良知以孟子合大學專在

念起念滅用工夫而於知止一關全未勘入失之粗

十二月書存疑雜著

先生平日所見一一與先儒牴牾晚年信筆直書姑

存疑案仍不越誠意已未發氣質義理無極太極之

說於是斷言之曰從來學問只有一个工夫凡分內

分外分動分靜說有說無劈成兩下總屬支離又曰

夫道一而已矣知行分言自子思子始誠明分言亦

自子思子始已未發分言亦自子思子始仁義分言

自孟子始心性分言亦自孟子始動靜有無分言自

周子始氣質義理分言自程子始存心致知分言自

朱子始聞見德性分言自陽明子始頓漸分言亦自

陽明子始凡此皆吾夫子所不道也嗚呼吾舍仲尼

奚適乎按先儒言道分析者至先生悉統而一之先

儒心與性對先生曰性者心之性性與情對

先生曰情者性之情心統性情先生曰心之性情分

人欲為人心天理為道心先生曰心只有人心道心

者人心之所以為心分性為氣質義理先生曰性只

有氣質義理者氣質之所以為性未發為靜已發為

動先生曰存發只是一機動靜只是一理推之存心

心之所以為心也又就心中指出本體工夫合并處
 曰誠意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此處著不得絲毫人力
 惟有謹凜一法乃得還其本位所謂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慎獨之說也先生曰誠無為
 敬則所以誠之是也夫朱子亦言敬矣忽誠意一關
 而綴敬於格物之前是謂握燈而覓照象山陽明亦
 言心矣象山混人道而一心則必以血氣為性命陽
 明謂妄心亦照歸之無妄無照則必以虛無落象罔
 先生即誠言敬而敬不失之把握本意言心而心不
 失之元虛致此之謂致知格此之謂格物正心以上
 則舉而措之蓋一誠意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所由合
 朱陸陽明而直追明道濂溪上溯之孔孟而止嗚呼
 至矣

皇清順治元年

明崇禎十七年

甲申先生六十七歲

夏四月辛卯

初四日

大會紳士於城隍廟倡義勤王

時秦盜李自成破山西分兵兩道一下真定一入居

庸關三輔震驚而浙之當事泄泄如故先生遺書撫
 軍黃鳴俊請發兵勤王曰今天下人心死矣平居不
 知君父為何人安問緩急幕府當挺身犯難震錫鐸
 以先驅庶幾天下知人臣之誼有投袂而起者遂大
 會紳士於城隍廟痛言君父蒙難臣子無坐視理吾
 等當破家殉國少效同仇之義諸紳會者寥寥各書
 數十緡而去越次日再傳單未至諸紳而應者如前
 先生嘆曰人心如此天下事可知矣乃以已所輸金
 遺撫軍又致書趣其啟行撫軍竟不成一旅。初郡
 司理陳子龍以治行徵造先生言別先生素在掃軌

特纚履出語之曰僕有一言告公今天下紛紛多事京師困屢矣萬一變出非常而外援不至都城之破可旦夕而待也今日急策當令皇太子監國南京否則亦宜分封二王淮泗爲後事圖此宗社大計惟公與當事者籌之及流寇至總憲李邦華亦以此入告廷臣譁之竟不行

五月己丑

初二日

聞北變庚寅如會城大會撫按藩臬諸

司申討賊之義

先生請撫軍勤王撫軍不應傍徨者彌月初二日門人蒼黃告北都淪陷上投纚狀先生怛然震絕頃之

諸生秦宏祐錢永錫王谷等數十人連奔先生所告變先生既而號迎謂曰當日旣不能戮力圖君今又不能身先討賊夫復何言願諸生斬我頭以謝先帝汝輩各守所學無交臂事賊可也王谷泣進曰先生負天下之望一死不足以塞責必縞素發喪聲春秋大義於長夜之中檄召四方一舉滅賊復君父之讐定社稷之難此今日事也先生奮膺曰諸生責宗周是也身雖老敢爲衆先驅遂荷戈出率谷等集紹興衛廳事一時蠶擁者數千人監司王鄘來會先生具告所欲爲云云鄘戰慄囁嚅不敢出一語目視移時

而散先生曰王公不足與謀當見撫軍取進止初三日如會城給諫章公正宸暨諸生從之行撫軍黃鳴俊與各當事者聞先生至造寓謁見先生備述北變請一面發喪一面提師北進曰今日致死亦晚而晚矣鳴俊曰事或未確宜少鎮靜以安人心發喪之舉尚須有待先生勃然憤赤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闔外義當枕戈泣血以激同仇乃反藉口安民作遜避之計豈忠臣烈士所扼腕而望公者哉鳴俊慚靦退越日會城傳述愈核鳴俊復匿不敢言士民洶洶聚先生私邸不散鳴俊復來先生指衆謂鳴俊曰羣情

如此公不欲安人心則已誠欲安人心固莫若發喪鳴俊默不應旣而曰故事發喪必待哀詔今何據而行此先生曰嘻今日安得哀詔乎夫禮有常有變九廟震驚社稷淪喪臣子無食稻衣錦之理卽上萬無凶問亦當行哭廟禮以抒一時忠憤之氣鳴俊不得已從之遂於初七日行禮於佑聖觀先生躬先易縞以尺白纏頭撫按及藩臬郡縣相率而行縉紳縫掖吏民會者數萬人哭聲震天地行禮畢先生復請鳴俊師期鳴俊對以器械衣甲未備先生曰三軍先發諸甲仗續進可也前請公勤王而公不應今日可再

作觀望計乎若懷猶豫持兩端吾儕當蹈東海而死耳鳴俊唯唯然實無興師意以大義無逃面許先生督兵親行而陰使幕客託言封守為重先生太息曰封守者君父之封守君父殉國欲守此千里提封屬之誰氏而吾儕又為誰氏之民乎趣駕愈急卒次且不行先生度撫軍終不發兵謀鳩同志起義師適越守于穎至自南京贊決甚力乃與章公正宸共推先生為盟主痛哭誓師草檄發明先帝聖德無虧逆闖罪惡盈貫布告中外又合吳公太冲章公正宸熊公汝霖為書郵致摠兵左良玉劉澤清鄭芝龍要其會

師討賊辭氣震烈於是招集勇敢技能之士委諸生部勒益延攬羣策下至販夫賈豎靡不接引措畫旬日而先生瘁矣當是時先生痛先帝之變絕滋味日啜糜粥數盂酬發紛糾力不能支重以兵餉無所出方在計慮會舊淮撫朱大典來謁誓破家報國先生壯其氣為白撫軍屬之召募而南京福王監國之命至先生乃弛其任

初大典坐墨先帝勒饗三十萬尚未輸納聞先生倡義冀募兵自免

先生念國難方殷故權宜許之

丁酉初十日起復原官乙巳拜疏請罪不允

福藩監國南都會推冢宰吏部特疏舉先生曰一塵

不染之操百折不同之節學問本乎誠正非孔孟不以教人經濟獨鄙富强惟堯舜可以事主已而枚卜閣員吏部亦列先生名以請監國俱置不用尋詔起復原官先生乃拜疏請罪謂一旦遭此鞠凶痛臣工之作孽有自何辭一日班行如部院之辜恩更深應服上刑不赦臣卽不致死於賊亦當歸死司寇謹席藁守死以待報旨卿忠直清正朕從藩邸知之遭此奇凶憂患相倚無得以難進爲辭署疏稱草莽孤臣不敢以常禮居大變云

按先生與枚卜凡四次會推冢宰兩次

戊申二十一日至自會城

六月甲子

初八日

發自家乙丑次會城拜疏申討賊之義

及請誅中外不職諸臣奉温旨嘉納

先生慮大讐不共戴王業不偏安拜疏申討賊之義畧曰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而苟非陛下毅然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至討賊之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則請以駐陛下親征之師從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必當有嚮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陽數百里

間設有兩節鉞不能禦亂卒南下路振飛坐守淮城
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
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按軍法臨陣脫逃
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請自今加重撫臣事
權責以彈壓鎮臣且不多設督臣以滋掣肘一曰慎
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
收侯爵重則并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
之敗逃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旣封文臣隨之
外廷旣封中璫隨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
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旣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

官而逃者又有在封守而逃者在使命而逃者於法
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憲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
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或
陰陽詭秘爲賊行間尤宜顯示誅絕其他一切大小
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又疏
糾中外不職之罪畧曰賊兵入秦踰晉漸迫畿南遠
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
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亡而不救
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迨凶問已確諸臣宜奮戈
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

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閩外首圖定策之功此時親承先帝之命尙有總督張國維不思率先諸鎮共清國釁顧乃優游離局偃仰家園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且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而亟馳一介使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精兵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訪諸皇子音耗萬無容自委者更不然而亟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挾九邊諸督鎮捲甲銜枚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又一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槩用新恩卽誅璫定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請今日問罪之師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疏入賜溫旨褒答曰親統六師光復舊物嚴文武恒怯之大法激臣子忠義之良心與慎新爵核舊官俱說得是朕拜昌言仍著宣付史館其他正論侃侃足資激發時北伐無期日議定策功至諸鎮稱兵讐殺反進爵侯伯恩詔不禁逆案諸人意若許進用者先生撫今追昔不勝髮指故再疏糾之一時方快衆憤而諸奸發難先生遂攢矢如雨矣

再疏請罪不允以上四疏俱稱草莽孤臣

先是祝淵上疏救先生詔下部議部覆罰停南宮試

而先帝怒未解去冬復奉旨逮繫詔獄究主使獄未

具而都城破先生以淵案尙懸故再疏請罪按淵即金吾訊

考掠不屈旋改司寇定罪寇警急詔所犯非坐殊死者聽臣僚保於外淵得釋間關南還入南京疏糾馬

士英爲銀臺所格邑邑而歸海寧後海寧失守結帨自縊家人力救復甦是夕卒距先生之死二日也

壬午二十次丹陽候旨即前三日

秋七月己丑初四日拜疏請告不允

拜疏對揚休命奉溫旨嘉納

先生見朝政日紊決意請告已而謂溫旨若此何忍

愬然先是再疏請罪奉旨綱紀法度風俗人心賴卿

一轉先生乃拜疏發明四者之化本於王躬曰剖之

天理人欲之幾講學以明之躬行以繼之存養省察

以密之夙夜以將之時親賢人君子以輔之又習之

萬幾庶務以推驗之必使王心之純果如天道之無

貳無息而後王道之大自能通天下以推準動化云

監國嘉納之

拜疏特陳陰陽消長之幾奉溫旨報聞

先是南都聞變大臣議迎立主世次詢謀僉屬福藩

中樞史可法主之關白鳳督馬士英士英持異議使

所親爲可法具言不可狀可法念福藩素無令聞然其說欲立潞王諸僚多贊之者遂以書報士英及書至而士英擁立之策已定福藩立可法進內閣仍管樞事士英加閣銜督師鳳陽如故內不能平拜表請朝宣言欲以可法書入告可法懼舉士英自代福藩許之士英入朝進宮銜世廕首倡定策之說欲以首鼠懲諸臣吏掌科李沾和之誠意伯劉孔昭遂許太宰張慎言引舊輔吳牲舊太宰鄭三俊而不及迎駕勲臣廷辱之朝堂大譁詔罷慎言及司空程註少宰呂大器而加銜勲臣各有差於是士英薦逆案阮大

鍼知兵令冠帶陛見又命內侍王肇基催糧省直盧九德提督京營賴內閣高宏圖姜曰廣固爭召大鍼而不用收肇基成命惟九德提督尙未寢先生不勝陰陽消長之懼拜疏申明之其畧曰天道有陰陽而人事應之其象爲君子小人君子小人之進退則否泰之關也方陛下之龍飛淮甸也天實與之人曷故焉乃有護躡微勞入內閣晉中樞官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先鳳陽總督馬士英乎因以鳳督之入更司馬之出臨敵易將亦士英也於是先吏科給事中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於是誠意伯劉孔昭

又以功賞不均發憤豪臣致朝端譁然聚訟紀綱掃地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以作同仇之氣立國之本計已踈何以言匡復之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浸有尾大之憂淮陽失事至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過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之羽翼也劉黃諸將又各有舊汛地而置若棋奕洶洶爲連雞之勢動曰不和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競起其雄心貽異日藩鎮之禍則皆高傑一人有以

倡之尤可慮者京營一旅自祖宗以來皆勲臣爲政樞貳佐之至先帝始設有內臣提督而其爲成敗之數可知也陛下立國伊始正可講求祖制而不意又有內臣盧九德之命所稱居重馭輕之謂何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宦官又徃徃相爲表裏自古未有宦官用事而專閫之臣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亟勅士英仍出督師鳳陽聯絡諸鎮次第決用兵之策有不用命者立以大法處之史可法卽不還中樞亦可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

府與士英相犄角將見疆場之臣既和於外廟堂之臣亦和於內合天下以成泰來中興事業終必賴之若夫京營提督亦在陛下獨斷而寢之書之史冊允為宏光第一美政奉旨卿忠言讜論朕所樂聞至於文武將相未盡調劑官府表裏皆出權宜卿風憲老成速入來諸凡大政以俟面諮先生拜疏後寄示洵曰時下邪正尙在相持吾有疏論列時事行吾言則進不行吾言則義難入朝與諸公協師濟之風矣前

溫旨出高宏圖姜曰廣所票二公皆正人旦晚望先生入朝而擬旨如此○時四鎮暨士英見先生糾疏深懷憤恨適浙撫黃鳴俊至是提兵

入覲抵京口與防江兵爭殺事傳南京謂先生協同

鳴俊內除君側外討諸鎮士英震恐宣旨兵令蘇撫

統攝鳴俊不得陞見高劉二鎮入遣人刺先生見先

生主僕三人寓蕭寺中衫帶故敝篋行枵然相與慨

惜告謝而去四鎮者劉澤清封東平伯鎮淮海高傑封興平伯鎮徐泗劉良佐封廣昌伯鎮

鳳壽黃得功封靖南侯鎮滁和

壬寅十七日至南京

前疏雖奉溫旨先生尙不欲入朝一日傳聞皇太子

二王凶問不勝號涕曰讐恥若此北伐無期將何以

見先帝於地下乎疾繞室中移時遂決意趨闕

丙午再疏糾馬士英劉澤清不報

士英得先生疏飛章轉攻先生謂自古奸雄逆亂未
有當新君嗣服之初敢行定策之誅某負海內重名
自稱草莽臣以示不臣天子臣安敢與爭澤清謂先
生結黨蠱國先帝寬誅漏網伏乞乾斷加誅以爲大
臣蠱惑世道之戒先生抵京始知之見朝畢止輿善
寺乃拜疏引罪且復糾士英曰士英因臣追痛先帝
而坐臣以目無君父又因臣喪服未滿自稱草莽並
坐臣不臣天子臣死有餘辜但使天下痛及先帝卽
謂之不臣是顯爲亂臣賊子立赤幟也夫士英誠居

定策功卽當東除西蕩立取讐人之首懸之闕下祖
宗疆土盡奠版圖乃江北四鎮岌岌乎有分崩離析
之憂不聞士英居中調度聽其各相雄長遂使進無
恢復之圖退鮮畫江之計日復一日敗局難收不終
負陛下恩乎糾澤清疏曰本朝受命三百年未有武
臣叅文臣者尤未有武臣無故欲殺憲臣者有之自
澤清始至所云欲殺臣者朋黨之說所稱黨人久已
丹沉碧化獨臣尙偷視息於人間至此當殿後而死
獨澤清敢行君側之誅如温卓故事朝廷安可置之
不問俱不報澤清傑又合疏叅先生先生出揭以辨

之時史可法劉孔昭黃得功各有辨疏福王俱慰解之而四鎮又以公疏攻先生劉良佐復許以私疏先生置不較

辛亥再疏請告不允八月辛酉

初六拜命

先生以前二疏留中諸奸既迭叅義難受命復堅辭王不允越日政府慮攻擊不已擬諭旨飭百官云昔漢宣起於艱難丙魏合志唐肅興於靈武李郭同心今若祖分左右口構元黃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爲何如主爾諸臣各宜和衷集事息競圖功庶幾君臣之間禮全終始先生業以疏稱草莽坐不臣得論定策功卽當東除西蕩立取讐人之首懸之闕下祖宗疆土盡奠版圖乃江北四鎮岌岌乎有分崩離析之憂不聞士英居中調度聽其各相雄長遂使進無恢復之圖退鮮畫江之計日復一日敗局難收不終負陛下恩乎糾澤清疏曰本朝受命三百年未有武臣叅文臣者尤未有武臣無故欲殺憲臣者有之自澤清始至所云欲殺臣者朋黨之說所稱黨人久已

丹沉碧化獨臣尙偷視息於人間至此當殿後而死獨澤清敢行君側之誅如温卓故事朝廷安可置之不問俱不報澤清傑又合疏叅先生先生出揭以辨

之時史可法劉孔昭黃得功各有辨疏福王俱慰解之而四鎮又以公疏攻先生劉良佐復許以私疏先生置不較

辛亥再疏請告不允八月辛酉

初六日拜命

先生以前二疏留中諸奸既迭叅義難受命復堅辭王不允越日政府慮攻擊不已擬諭旨飭百官云昔漢宣起於艱難丙魏合志唐肅興於靈武李郭同心今若祖分左右口構元黃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爲何如主爾諸臣各宜和衷集事息競圖功庶幾君臣之間禮全終始先生業以疏稱草莽坐不臣得諭旨滋不安遂於八月初六日拜命受事畢遂請面恩欲陳匡復之計王遣中使傳免始諸奸因先生連疏荷溫綸最後有面諮之旨大懼爲蜚語揭之朝堂坐疏中移蹕鳳陽語爲不軌顯狀又言搆死黨三千潛伏丹陽欲與內閣別有所擁立王聞之疑懼而馬士英益以危言佐之曰某固三案中人素不利於陛下王愈畏忌不果召

所云搆死黨三千即指浙撫之兵也

丙寅拜疏請肅風紀

先生以朝政濁亂風紀不肅乃首拜疏畧曰漢臣董仲舒有言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臣願陛下先求之正心之地正心而朝廷從之百官則而象之其爲風紀之地肅如也是故內閣而干六部之事任爲專權六部而承內閣之風旨爲亂政臺省而依附閣部爲植黨介胄而與議朝政爲要君外官而通賄朝士爲作奸而尤重各衙門交結近侍犯之者爲罔上行私則臣院皆得過而問之如臣院自長官而下或律身不謹或守法不嚴或持祿固寵或黨邪害正皆屬溺職其敢逃陛下之斧鉞統祈聖明申飭

丁卯拜疏申臺員從逆之誅及糾蘇松巡按周一敬奉

旨允行

先生論今日刑政無如從逆一案當首嚴閣部九卿大臣次封疆大吏次卿寺臺省詹翰屢越司寇賀世壽世壽以子王盛故未便引繩多所推阻先生姑就臺言臺備舉御史糾之率先從逆列在上等者爲喻上猷其次在官僞命有據者裴希度衛楨固陳羽白涂必泓蔡鵬霄柳寅東張鳴駿熊世懿僞命無據或拷或逃者陳昌言馮垣登周亮工劉令尹朱朗鏞魏瑄李植吳邦臣張茂爵倫之楷趙譔汪承詔鄭楚勳在差而逃者河南巡按蘇京山東巡按余日新長蘆

巡按向北或留或逃或殺尙無下落者直隸巡按劉
憲章巡關俞志虞山西巡按汪宗友宣大巡按楊爾
銘甘肅巡按傅景星河東巡鹽成友謙茶馬徐一掄
請上通行各撫按提問重者解京正法輕者量從末
減或量予昭雪巡倉徐養心巡漕沈向兩淮巡鹽楊
學愿請另勅吏部議處又疏糾蘇松巡按周一敬巡
方不職并及東陽知縣姚孫棐王俱允從

甲戌拜疏清輦轂以清天下

大畧痛言先帝之世自京師達外吏賄賂公行以致
亡國之禍今後士大夫有苞苴及門者許五城御史
不時發覺仍乞陛下令所司畫赭衣以當辟永廢歸
田御史縱不舉者臣院糾之御史行之五城兵馬縱
不舉者御史糾之若外官不法通撫按下從重典論
奉令旨內外臣工務一體遵行

乙亥拜疏申明巡方職掌

先生論巡方之職曰今天下民生之不得其安也久
矣臣聞古之巡行郡國者所至使墨吏望風解綬則
其所以風之者可思今天下皆知吏之墨而不知察
吏者之墨以墨治墨何令之從甚矣巡方之爲天下
詬也然則與言察吏不如先言風吏也而與其徒言

安民不如卽以風之之道安之也臣畧倣周官六計
爲吏道取繩程而一一求端於風德之要曰廉一曰
廉善善以言乎懷保之德也今天下何多流移之民
乎强者散而四方弱者轉於溝壑以日趨於盡而其
爲吏可知也誠風之以廉矣於是乎責招撫不論遠
鄉近籍但有設誠向化者卽與之一體撫養編入保
甲之中老者養之幼者恤之鰥寡者配偶之而其武
悍者卽隸之行伍以用之歸附之後酌免差徭以安
其心永無反側是所稱廉善者與二曰廉能能以言
乎其才勝也而經理之最先者莫如農事今天下所
至無民則所至皆拋荒矣益以賦役之繁重不特失
業者荒卽有業者徃徃捐棄其業以就荒而其爲吏
可知也誠風之以廉矣於是乎責開墾不論土著流
移但有願佃荒田地者卽給與佃帖永爲世業一時
假以牛種又從而時時勸相之以潛消其游惰之習
仍捐其子粒數年至地窄人稠之處雖鮮失業之民
尤必爲之相其原隰禳其水溢旱乾恒使一歲耕視
二年穫如漢趙過之耕代田皆度非才吏不辨是所
稱廉能者與三曰廉辨辨以言乎其智勝也而心計
之纖委者莫如賦役一事今天下徃徃苦加派耳然

病不獨在加派也朝廷嘗降易知單以便民而有司亦槩無行之者一聽吏胥沉摺以致糧額不清於是
有額外之徵非時之徵疊年之徵追呼騷計一切
停壓有打點使費每科十得三先入吏胥之手而國
課愈逋現今十七年臣鄉百姓已完及十八年糧且
起徵十九年而解進戶部猶未完十六年則十七年
糧果歸何地至里甲之弊抑又甚焉者臣生之初見
現年里役止費二三十金積至五六十金今遂有贏
至百金者又宦戶多不執里役岸然處十甲之外使
寒戶獨受其辜臣鄉如此江南可知江南如此天下

可知凡以吏道之墨致之也誠風之以廉矣於是乎
責均賦大要在力清保甲使各鄉轉相稽核以糧歸
田以田歸戶以戶計丁以丁科差以差科銀而一切
詭寄花洒那移規避之計絕民困其有甦乎是所稱
廉辨者與四曰廉法言作法貴自上始也今天下民
窮財盡矣又重以風紀之偷刁誣百出訟獄繁興上
官往往利其所爲以爲科罰地一承上司之歡一飽
身家之欲小民之不堪命亦旣所在而是矣最可恨
者如臣鄉江南冠蓋輻輳之地無一事無矜紳孝廉
把持無一時無矜紳孝廉囑托有司惟力是視有錢

者生耳甚之或徑行賄於問官或假抽豐於鄉客動
百盈千日新月盛簞簞之不飭未有甚於此者也誠
風之以廉矣於是乎簡獄訟毋誑告毋越訴除大事
親行聽斷外如鬪毆婚姻財產等事皆行鄉約處分
回報至於地方有勢豪不法土豪不法各衙門吏胥
不法不妨一一申以三尺以備特訪而一切買菜備
不與焉是所稱廉法者與五曰廉政政者正也子帥
以正孰敢不正今天下人心之不正也所在地方有
降賊之官有附賊之民又有倡亂之子衿紛紛籍籍
至誅之不勝誅習以爲常則皆庠序之教不明而墨
吏無師帥於上也誠風之以廉矣於是乎責教化申
讀法脩其孝弟忠信之行使民日遷善改過而不自
知夫然後簡其善良而激勸之或以孝弟或以力田
或以經明或以行脩皆得據實上聞因而尊顯之而
民俗日歸于厚矣是所稱廉正者與六曰廉敬今天
下無武備矣近日所行脩練儲備四者未始非固圉
要策而行之以苟且之心往往急切無序勞民傷財
或反縱其谿壑久矣其爲墨吏之資也誠風之以廉
矣於是乎責備禦請自保甲始衆志成城脩之至也
以民寓兵練之至也制挺以撻堅利備之至也又聽

民間各置社倉以行其相友相助之義則儲之至也而後以其餘力講求四事而次第及之是所稱廉敬者與六計詳矣於是乎御史行羣吏之殿最焉通計三年內外一廉備六計具者爲上考一廉備六計有偏枯其次也廉不足而六計無問矣乃行之自藩臬始由藩臬而至監司至府州縣莫不視此以爲殿最則風行無往而不到矣苟風不足而漫言殿最卽幸而得當術已踈矣况并其殿最而倒置之舉者不足爲勸刺者不足爲懲所察何吏所安何民甚焉賄賂公行公道退聽情面爲重簡書可委則臣有回道之考察在然臣終不敢徒求之諸御史也御史察吏臣察諸御史而臣則以不職之誅受察於皇上則所以推行於風始之地者臣不敢弛其責焉另編巡方實政冊詳開六計項欵以請告未及頒行

己卯拜疏申救給事中袁彭年不省

先是八月朔監國御殿命錦衣衛設立廠衛勒三日奏報於是臺省交章爭給事中袁彭年以忤旨降二級調外任臺省復爭彭年不當罷時先生草疏欲諫旣謂有轉圜意不果居旬日不省乃拜疏曰廠衛一事廷臣屢爭之不得至降罰科臣袁彭年陛下固疑

廷臣之有黨姑借一人以示罰夫厥衛設而宦官從此用事矣宦官用事外廷因緣爲奸矣言路阻而宵人得志徑竇開而賄賂公行輦轂之下廢官充斥蜚語含沙下凌上賤妨貴遠閒親淫破義法紀蕩然長此不已必且紹述魏崔之政養成彪虎之奸而其爲宗社之禍有不忍言者疏入復不省

九月戊子

初三日

拜疏糾新除少司馬阮大鍼奉令旨詰

責

前月晦日安遠侯柳祚昌特疏薦大鍼詔拜兵部右侍郎仍命不得仍前瀆擾廷臣貽愕莫敢言先生方

在告候命卽草疏糾之畧曰陛下軫念時艱急需幹濟至掄才之典遂及逆案之大鍼是舉也所關風紀甚大臣有不能付之默默者大鍼之陷於逆黨蓋以當年爭吏垣而不得致魏大中竟死於詔獄殺大中者魏璫而大鍼其主使者也業經樞輔馬士英明言之則大鍼不諱爲璫客可知大中風裁峻整捺履凝寒故其死也天下尤惜之國家莫大於邪正消長之辨而才諂爲次大鍼而才誠可用也臣慮其爲黨邪害正之才足以病世道而有餘則所爭於風紀之地者一也祖宗故事九列大僚必用廷推主之者吏部

而臺省主封駁深得古爵人於朝之意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以少宰猶曰偶一行之得失叅半也未幾而大鉞之司馬又繼之從此廷推可廢一切部院臺省職掌皆廢獨容此一二權貴人朝進一人焉報可暮進一人焉報可而其爲斜封墨勅之漸有不待問者則所爭於風紀之地者二也夫一大鉞耳樞輔言之不果行臣意其必屈體公議與天下更始夫何勲臣柳祚昌又繼承風旨更唱迭和終至取旨如寄宰相之權如此將置陛下於何地乎薦牘之紛紜也方奉明旨申飭大小臣工一概禁止而勲臣首犯之臣尤不能爲祚昌解則所爭於風紀之地者三也仰祈聖明特寢阮大鉞兵部侍郎之命果度其才可用不妨徐俟論定再聽廷推總之大鉞進退關江左興衰臣去國之身在官言官不敢不盡言奉令旨阮大鉞拔用朕素已鑒裁豈因柳祚昌薦舉諭旨已明何得又來瀆擾大鉞進退關江左安危是否確論於是先生浩然之志益不可回矣

乙未

初十日

再疏請告賜驛歸里仍給新恩丙申拜疏辭

王予先生馳驛歸詔給應得恩典先生獨謂國讐未復固辭不受所司致常祿亦却之在臺二十四日於

凡治平大經修省至計無有不盡言而尤於討賊復讐之義摧邪輔正之道爲惓惓云自先生行而內閣高宏圖姜曰廣太宰徐石麒蘇撫祁彪佳給事章正宸熊汝霖陳子龍後先去位中外無留良焉按先生通籍四十五年在仕版六年有半實立朝者四年革職爲民者三

丁酉拜疏陳謝悃不省

先生身雖去國而憂時疊疊復拜疏陳悃曰臣聞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直士剖心尙矢垂死臣雖去國之身苟得一言而死於闕下亦臣之幸也臣請遂言之

姑先及其大者以爲匡濟之資可乎一曰脩聖政無以近娛忽遠猷臣聞古人之言及時間暇也蓋深有感於飄搖之際矣國家不幸而變故頻仍賴陛下中興奮起南服聲靈四播惜未聞所謂桑土綢繆也乃者紛紛制作一似不復有中原之志者土木崇矣珍竒集矣俳優使令稍稍陳矣內豎充庭矣金吾赫奕戚畹駢闐矣讒夫昌矣言路扼矣官常亂矣有一於此已足爲聖政累而况陛下悉兼之乎內脩如此外禦可知廟堂之上輒曰中原之役督師制之耳未卜將相和而士豫附也則上流之布置又不必言矣此

所謂玩近娛而忽遠猷也一日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臣聞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持斧必伐戒威福之下移也自陛下正位南國以來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致陛下恩數太繁一推恩於近侍則左右因而乘權再推恩於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於勲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於武弁則封爵視同兒戲於是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因而彼此雄長積爲犯上無等之習自此禮樂征伐漸不自天子出矣此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日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臣聞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

也自古而然矣所賴清議一綫有以補救之而國是從此出焉至後世有朋黨之說小人以之加君子使人主眩於是非名實之間而莫知所適從勢不得不去君子而用小人釀國家以空虛之禍如先帝末造可鑒也而今也反不難爲一二元惡大慙稱誣理枉至諸君子之後先死於黨死於殉國者若並有餘戮焉幾何而不令元黃易位乎諸臣之言定策者一時攀龍附鳳誰敢與之共功名而動擠人以自爲利遂至望風傾陷一網收之莫須之獄羅織動引三朝譏訕及於先帝揆厥所由摠之私交爲重君父爲輕情

面爲先國讎爲後身自樹黨而坐人以黨又懸坐以非黨之黨此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臣聞三代之所以爲有道之長者皆有仁義禮樂以爲維持天下之具而刑罰不與焉自申韓有刑名之說秦用之以亡後世資爲炯戒至先帝之世其禍益驗而殺機則首中於溫體仁殺機一動殺運日開遂至怨毒滿天下而不可救也聖明御極湯網宏開萬不至仍蹈往轍而近者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而遂科罪名未科罪名而先事追贓無乃傷於急切乎假令異日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權臣又孰從而辨之又近者如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廠衛之設何謂也哉徒令人主虧損至德而傷三代之治體此所謂急刑名而亡教化也一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內憂臣聞養兵所以衛民也至後世而遂以病民今且禍中於人國如毒藥猛獸之不可邇識者每有去兵之說有激乎其懲噎也不見前者淮揚之告變乎曾未幾時而高黃二鎮又治兵相殺矣朝廷設鎮各額兵三萬將雪耻除兇是問乃用以自相屠戮朝廷又爲之和解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爲者乎今

卽令諸鎮並篤忠貞永爲藩輔可使天下之勢安於
磐石而臣尤慮江南一隅歲以十二萬之兵索十二
萬之餉而且歲以十二萬不戰之兵索十二萬不戰
之餉此殆必窮之術也當事者明知之而不敢言曰
擁諸鎮以爲重寧敢負陛下而不敢失諸鎮之權陛
下又挾鎮臣以爲藩寧負百姓而不敢失鎮臣之心
則亦惟有加派橫征畜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
下殉之已矣此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臣言所及
者止此矣倘亦一時成敗安危之統繫乎其要尤
在首勤經筵之講漸復午朝之制奏中興之業則由
此而舉聖政以圖遠大之猷由此而振王綱以收旁
落之權由此而明國是以分邪正之辨由此而端治
術以開教化之途由此而固邦本以籌兵食之計皆
可相因而至而由此而復讎以報先帝亦或庶幾有
濟乎疏入王不省

辛丑

十六日 辭朝出都門

冬十月丁卯

初三日 至自南京

先生出國門道路士民黯然失色或有揮涕者莫不
切齒權奸曰邦家不造使劉公不終究其用吾儕小
人莫知死所矣歸途著十哭詩以弔殉節諸君子自

此羣邪益競進盡毀先帝成案屢欲興大獄陸朗黃耳鼎張孫振各有疏劾先生率坐先生黨首先先生還山杜門引罪每以身餘一死爲憾語及北變輒愴然曰吾安得從先皇帝於地下哉自聞變遂蔬食至沒齒不如葷○門人聞先生歸欲就教者先生答書止之曰昔人云尊所聞行所知足矣今乾坤何等時猶堪我輩從容擁臯比而講道論學乎此所謂不惜人間羞耻者也僕是以入山惟恐不深求死惟恐不速也知交中幸徧致此意

順治二年乙酉先生六十八歲

春二月中興金鑑成

初先生赴召留都皇皇中興無象至寢食交廢是時張應鰲從行請定歷代中興錄爲新君龜鑑先生躍起曰是予志也卽命應鰲具草漢唐宋皆應鰲與陳毓華所輯先生再加增定先生又取高皇帝及二帝三王以續之一曰祖鑑二曰近鑑三曰遠鑑四曰王鑑五曰帝鑑近自皇祖宋高唐肅而上遡之帝堯又自堯歷舜禹湯文武心法治法合爲一源名曰中興金鑑草疏欲上進不果○時先生以修考妣墓在鳳林

三月考訂大學參疑成

先生於大學既從高忠憲公所定去年海鹽吳公麟
瑞致大學辨一書備載戴記古文明道伊川本朱本
及曹魏石經先生讀而折衷之定古文一通名參疑
蓋積衆疑而參之畧爲詮解首大學之道節次古之
欲明明德節次物格節爲正經次物有本末節次緝
蠻黃鳥節次知止節次邦畿節次聽訟節次自天子
節次其本亂節次此謂知本節爲一章釋格物致知
以明格致未嘗缺傳又以君子有大道節堯舜帥天
下節克明德章盤銘章穆穆文王三節爲一章入在

平天下章後釋明明德於天下以暢全經之旨平天
下章亦有更定大抵從石本居多前輩楊止齋力辨
石經爲僞書先生酷愛之曰苟言而是雖出於後人
何病况其足爲古人羽翼乎遂本之更定如此臨絕
謂過於割裂并古小學通記命削之。按參疑本視
高本更爲完整而詮解亦更精細雖先生命削仍存
之以俟
論定

夏四月

時先生避跡於上竈陳氏之別業有答史孝復書發
明致知之知卽知止之知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
物

五月改訂人譜

先生於譜中未當者再加改正是書凡三易稿始定
又取古人言行從紀過格諸款類次以備警名人譜

雜記

雜記尙未畢草先生臨絕命洵補之敬受命成書

六月丙寅

十五

杭州失守始絕食尋出居水心菴

楚鎮左良玉以馬士英亂政舉兵向闕移檄暴士英
罪狀指黜逐先生姜曰廣及任用阮大鍼等事士英
大懼調江北諸鎮兵入衛

大清兵南下破揚州閣部史可法死之

大兵遂渡江乘勝攻南京五月初十日福王踉蹌出奔或傳

偕士英赴浙先生方以潞藩改國於杭而良玉檄辭
及已日在席藁驟聞王臨幸又不遑寧處欲趨會城
趣撫軍迎駕而撫軍張秉貞巡按彭遇颺士英私人
也不可與深言先遣洵偵動定洵西渡則士英擁太
后抵浙境秉貞以下爭持金帛郊迎絡繹於道莫有
一人及乘輿者洵歸白狀先生憤然曰士英亡國之
罪不必言焉有身為宰相棄君上挾母后而逃者某
恨不能手刃國賊豈涉江而同諸公迎之耶不果行
士英至杭奏太后垂簾決事召越紳商周祚祁彪佳
二公不欲行先生曰國難至此尙欲袖手坐視乎遺

書祁公曰今日不行異日有三徵九辟不已公果能以死對使者抑別有藏身之地與藏身之法乎祁公終遲遲初王之出奔也幸滁鎮黃得功營得功以禦良玉駐兵太平時

大清兵已破南京鳳鎮劉良佐軍降遣良佐追王且招得功方對語得功裨將田雄從後射得功貫顱死雄遂執王奔良佐營良佐挾王以降遂遇害報至太后命潞王監國而仍秘王變不發先生聞會城有主亟請守道于穎集丁壯礪器仗爲戰守計不應先生爲鬱鬱久之無何

大清兵所過郡縣望風降附越中大吏多遣妻孥去穎遷臬司杜門將行士紳挽之不可得會士英麾下有東逝者郡中驚懼先生遺書穎曰馬兵不北進而東來蓋逃也逃則可誅也馬兵一來并提督馬兵之公侯將相俱來矣皆逃也逃則可誅也由是推之凡屬吏之遷移家屬者皆可誅也幸執事表明忠義之心立決固圍之策先將諸倡逃者置一二重典則布置自有次第而聞風於隔江未必非疾雷之破曠毋徒以去爲汲汲也穎覽書不行翼日出視事拜疏請誅士英又縛內侍屈尙忠先生聞而稱快復致書愆恩之謂

宜立發第二第三疏必得請而後已又勸穎立斃尙忠於杖下穎不能用當是時烽火逼郊圻潞王左右皆南國大奸日引領爲降附計而郡邑諸大夫皆戰慄日晚且行遜先生忠憤填胸莫可告語六月十三日杭城失守諸大帥盡散潞王具款降十五日午刻先生聞變時方進膳推案慟哭曰此予正命時也遂不食僵卧榻間洑流涕奉糜以請先生揮之曰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分義然也頃之姚江張生應奕呂生滋請見言事先生延入卧內憑几而見之應奕進曰今日係天下望者先生也潞藩雖降浙東尙有魯

惠二王宗室有楚將軍

名華 堞

先生何遽言死先生曰

向者累請于公城守公褒如充耳今欲爲於國亡勢去之餘亦已知其難矣至予之自處惟有一死先帝之變宜死今上蒙難監國納降又宜死不死尙俟何日世豈有偷生御史大夫乎應奕曰不然今日所論者宗社爲重先生需一死以存宗社高皇帝以下之靈實式憑之夫死非先生所難處死爲難死而有益於天下死之可也死而無益於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輕棄之先生曰吾固知圖事賢於捐生顧予老矣力不能勝徒欲以垂盡之軀扶天崩地坼之業多見

其不知量耳子之所言異日不可知之功也予之所
守者人臣之正也身為大臣敢舍今日之正而冀異
日不可知之功乎吾死矣夫十六日吾越爭鍊金犒
師應奕復馳見先生曰事急矣奈何宜出城更圖計
畫先生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也吾將安之
乎應奕知不可奪卽以死激先生曰城降矣卽欲死
豈先生死所先生爲動色曰姑從子出城遲數日授
命耳晚始粒十七日辰刻先生盥櫛辭家祠出居郭
外之水心菴

丁丑二十日答徵書

先生連日食少糜忍死以俟十九日通判張愨賁圖
籍諸生耆老馳牛酒渡江輸降先生聞之復不食二
十二日門人王毓著痛子衿迎降自沉柳橋死留書
上先生曰毓著已得死所幸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
午所弔洵不敢以書呈先生聞毓著死曰王生死我
尙何濡滯哉先是堦秦祖軾知先生不食作書解之
謂江萬里身為宰相義難苟免先生非萬里比因援
文文山謝登山袁閔事言死尙有待先生覽書爲進
糜一盂至是答書謝祖軾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
無死以身在削籍也而事尙有望於中興迨南都之

變主上自棄其社稷而逃僕在懸車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者有君也今監國降矣吾越又降區區老臣尙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世無逃死之宰相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若少需時日必待有疊山之徵聘於義未嘗不可然疊山封疆之吏非大臣也且安仁之敗而不死終爲遺恨宋亡矣猶然不死則有九十三歲老母在堂戀戀難一決耳語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夷齊之所以猶得採薇於首陽者以其尙有地可逃也今逃何地

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於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於心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而蚤死頗傷於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不見王元趾赴水而死乎所謂士死義也元趾真可以不死我又非元趾比也以元趾之死決我之死萬萬無逃矣好名好利徇義徇情皆可弗問矣繫之辭曰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又屬示洵曰祠事要交盤明白不得

容情作不結之局義田不可一畝分動少存區區之

心以報祖宗耳死後棺用舊制晚年自制一棺材甚薄殮用孝

衣銘旌弗書官殯在鳳林弗請做葬文弗刻文集汝

做人平日無端忙迫大抵多浮誇浮誇則中欺罔百

行無成只去浮誇二字便一一可省身克已亦繫以

辭曰子職未伸君恩未報當死而死死有餘悼二十

五日昧爽乘小舸駕言進鳳林辭先墓過西洋港舟

中再拜叩頭曰老臣力不能報國聊以一死明臣誼

遂投洋中舟行十餘丈舟子急挽櫂救而先生尚浮

水面輒以手推舟子曰吾將死於此矣毋悞我顧良

久不得溺舟子固掖而起幅巾猶未濕也隨進鳳林

辭墓困頓彌甚暫息靈峯寺是日徵書至同先生徵

者八人在越為高宏圖去位寓越商周祚姜逢元祁彪佳

及先生洵入靈峯言狀先生曰吾所以隱忍至今者

以熊雨殷諸君不忘明室故今已矣吾止盡今日之

事遂口授答書曰遺民劉某頓首啟國破君亡為人

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生業已絕食經旬正在彌留

之際其敢尚事遷延遺玷名教取譏將來某雖不肖

竊嘗奉教於君子矣若遂與之死某之幸也或加之

以鈇鉞焉而死尤某之所甘心也謹守正以俟口授

荒迷終言不再自此勺水不入口二十六日泐錄書
付使者并來書不啟封歸之

戊寅

二十七日舍於楊枋

泐自靈峯迎先生至楊枋舍於秦祖軾之居旁二十
八日壻王毓芝入門先生望見呼其字曰嗟紫眉當
以道義相成勿作兒女子態毓芝曰然因語及弟毓
著事先生爲淚下曰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徐曰
吾始不食數日時燥渴甚因飲少茶覺味如甘露始
知飲茶亦能續命也今後勺水不入口矣有頃毓芝
進曰先生心境何如先生曰他人人生不可以對父母

妻子吾死可以對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
死得死他人終日憂疑驚懼而吾心中泰然如是而
已二十九日祖軾入侍先生口吟絕命辭曰留此句
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
從容何難亦何易祖軾欲筆之先生曰無庸偶然耳
旣而曰吾感熊雨殷而賦此因謂祖軾曰爲學之要
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
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又曰吾日來靜坐小庵胸中
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
事皆人欲也若能行其所無事則人而天矣又曰餓

死事小失節事大吾今而後知孟子所言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能明乎此者其於道也庶幾乎汭進請示訓先生曰常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汭再請先生曰做人之方盡於人譜汝作家訓守之可也又命汭曰下蔣監碑於墓道之南顏其額曰有明秦臺先生藏衣冠處子某婦某合葬之墓言訖泫然泪下曰吾平生從未言及二親以傷心之甚不忍出諸口故也已而曰胷中有萬斛淚半灑之二親半灑之君上祖軾曰先生此苦奈何先生指其心曰孤忠耿耿閏六月初一日王毓芝復來候

先生謂曰吾今日自處合義否毓芝曰甚正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先生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矣時有門人謂國統斷不中絕復勸先生進少飲先生曰古人一飯之德必酬我一窮秀才官至御史大夫焉得不死語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昌此國事所以不競也死則死耳何勸爲門人固勸不已先生曰吾學問千辛萬苦做得一字汝輩又要我做兩字張應鰲在側先生攜其手曰學問未成全賴諸子應鰲曰敬受教先生點頭復厲聲曰爾曹勉之應鰲復進曰今日先生

與高先生丙寅事相類高先生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先生印合何如先生曰微不同非本無生死君親之念重耳初五日先生早覺撫胷謂祖軾曰此中甚涼快祖軾因問先生不以他端立決必欲絕食而死非但從容就義或欲爲全歸之孝乎先生微笑首肯

閏六月戊子

初入日

先生卒於秦氏之寓寢

初六日申刻先生命家人扶掖起幅巾葛袍肅容端坐有頃遷北首卧以示北面對君之義神定息微若將逝者家人環哭先生搖手戒之初七日毓芝以祁世培殉節狀告先生先生已不能言但張目舉手者

再復指几上筆硯毓芝携至前先生捉筆書魯字毓芝曰先生問魯王監國事乎先生頷之初八日友人來自郡中傳鄉紳某某皆薙髮應聘先生齧齒擊床太息者再戊刻氣絕雙眸炯炯至闔棺視猶未瞑前後絕食者兩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二日享年六十八歲遵遺命殮以深衣幅巾皆用素書其旌曰皇明戡山長念臺劉子之柩

八月丙午

二十七日

舉殯於鳳山秦臺公墓側

遵遺命補廬墓也

順治五年戊子冬十二月丁酉

初七日

葬先生於會稽下蔣

之原

自舉殯至是已三年乃遷先生柩於下蔭之原暨夫人合葬秦臺公遺衣遺土仍埋於墓左

元配章夫人累封淑人子一卽不孝孤洵以先生官京兆尹遇先帝冊立東宮恩補官生娶光祿寺少卿

一云湖廣
鄭陽副憲

周公夢尹女女三長祖愛適陳剛邑庠生

次祖祥適王毓芝太學生次于汴適秦祖軾邑庠生皆出自夫人孫男四長茂林娶御史黃公尊素子官生宗義女次士林娶吏部尙書商公周祚子太學生承祖女次長林娶江西寧泰兵備叅政祁公承燦子

貢生駿佳女次道林娶副摠戎定國將軍吳公用宣子庠生元遇女繼娶太學生陳鑿女孫女一適錦衣衛吳公孟明子邑庠生邦定子善禎

不孝洵奉述年譜既卒業復緬懷生平遺行縷涕而言曰大哉誠乎仰觀於天日月之所以運行陰陽之所以變化此誠也俯察乎地山川之所以流峙草木之所以繁植此誠也中觀乎人倫類之所以常生人心之所以不死者此誠也誠者天之道也先君子學聖人之誠者也始致力於主敬中操功於慎獨而晚歸本於誠意誠繇敬入誠之者人

之道也意也者至善棲真之地物在此知亦在此
意識則止於至善物格而知至矣意識而後心完
其心焉而後人完其人焉是故可以扶皇綱植人
紀歷千載而不朽也其修於身也目不視邪色耳
不聽淫聲口不出戲言四體不設怠惰之儀威儀
容止一範於禮非其義一介不取非其道一人不
苟同也其刑於家也事親極其孝撫下極其莊閨
門之內肅若朝廟妻孥之對有同大賓以至接朋
友虛而能受馭臧獲嚴而有恩入其門翼翼如登
其堂雍雍如也其待戚里也事外祖如其祖事姊

如其母撫甥如其子撫甥孫如其孫其他若母族
若外家若壻家貧者助弱者植質美者教訓務使
恩誼周洽不以親疎而間焉其待宗族也祖免以
內子不娶娶之女不嫁嫁之上事祖宗置祀田百
畝以供祭下逮族姓立義田百畝以贍乏其自奉
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而處
之裕如也其待鄉邑也地方風教力爲表揚民生
利弊力爲興除連年洊饑則圖積貯以施賑濟所
在告警則講鄉約以正人心而設施見於一方矣
其進而立於朝也致主期於堯舜非天德不以入

告敷治本於三王非王道不以開陳而尤惓惓於
進君子退小人爲幹濟時艱之要然謹難進易退
之節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未嘗終年淹者天下仰
其出處如祥麟瑞鳳以之下世道之興衰焉其退
而居於野也橫經論道講學淑人上自四書六籍
一一釐正之下至濂洛關閩以及有明諸儒人人
折衷之闡往聖之微言黜異端之訛謬存天理於
幾微留民彝於一綫其見於著述者愈宏且偉焉
蓋自作止語默以至進退辭受無一非出之於誠
自家庭日用以至鄉國天下無一非本之於誠而

至於臨難一節從容就義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不
虧體不辱身忠孝兩兼仁義兼盡殆合夷齊首陽
曾子易簣而兼有之信乎可以扶皇綱植人紀歷
千載而不朽也先君子盛年用功通於巖壑平居
齋莊端肅見之者不寒而慄及晚年造履益醇涵
養益粹又如坐春風中不覺浹於肌膚之深也竊
嘗論之道統之傳自孔孟以來晦蝕者千五百年
有宋諸儒起而承之濂溪明道獨契聖真其言道
也合內外動靜而一致之至晦菴象山而始分陽
明子言良知謂卽心卽理兩收朱陸畢竟偏內而

遺外其分彌甚至先君子而復合先君子之學以誠意爲宗而攝格致於中曰知本斯知誠意之爲本而本之本之斯止之矣知止斯知誠意之爲止而止之止之斯至之矣見大學 參疑卽內而卽外卽動而卽靜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濂溪明道之後一人而已其餘諸子不能及也若夫恢復心體之量舉昔所讓棄於佛氏者一朝還之吾儒廓清之功不在禹下而卽其闢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掃蕪蕪而開正路者其功又豈在孟子距楊墨下哉洵負罪名教無能爲先君子役閒嘗外諛宗黨退考

遺文聊得一二遂輟號灑血敬述年譜如右復括其大旨而著道統說於後以俟知德之君子考焉至於言之獲戾斯文固有所不暇恤也順治八年辛卯夏六月上浣之日不孝泐泣血百拜書

貞孝先生傳

邵廷采餘姚人

貞孝先生者姓劉氏諱洵字伯繩紹興山陰人父左都御史忠介公宗周發憤獨誠意之學歷仕神光熹愍問犯顏極諫卒死殉國海內稱之曰戢山劉子先生幼習父訓以不苟取與進退爲家法出則載書隨轡入則奉盃視膳家畜老僕罷癯嘗令典謁遇之者不知爲公子魏忠賢之禍流傳有詔逮公時先生年十四塾師將挾之他避堅不可遂從公入雲門公講學證人來者日衆首令先生開誘然後延問同門引爲老友德清許元溥敬菴字遠子也遺書稱儒佛爲

一先生關之言儒佛之異不在於用而在於體慎獨而中和位育豈彼佛者所有其能篤守父師之說如此公官左都以救姜埰熊開元得罪舉朝震栗先生為僮衣從入朝堂側聽具載其語歸作壬午召對記李自成陷京師公詣會城責巡撫黃鳴俊勤王遣先生歸募兵於越既從公入南都見朝政紊亂力贊公歸里我

朝招下浙東公不食先生但伏庭下悲泣唐藩魯藩皆遣使祭贈公蔭先生官先生辭蔭曰敢因父死為利浙東敗逃剡溪萬山中欲走閩奸人將難先生乃不

得已歸哭公瘞所以不得比祝開美王元趾從地下為愧既葬遂杜門絕人事監司王庭璧知縣顧予咸來設奠副使王爾祿同知吳勉並公門生赴哭俱弗見爾祿贈金三百辭曰梓遺文固辭弗受及去官造門言別卒不內曰幸為我辭大夫若違先訓墮初志何益萬分出處殊致無苦相強爾祿泣下曰鳳翔千仞非三代以下人物真我師嗣子也其坐卧戟山一小樓竟二十年故人自史子虛張奠夫憚仲升數輩外希復接面嘗寄榻古小學有縉紳徵集多士要先生復舉講會遂屏跡不至於康熙三年卒年五十二

列傳卷之三十一

卒之夕出篋中稿屬諸子曰大父文千古聖學所寄
勿漫示人俟可梓行世曩遺命塋下蔣水土淺薄有
力可擇高阜改塋若等第遵人譜記憶大父絕粒安
貧讀書養教子孫又曰生平撻厲惟恐墮喪名節今
畢矣殮用孝服祭素食以志吾終天痛塋大父墓道
使魂魄長依附先生爲人溫栗居闔闔未嘗有惰容
先公在時省郡大吏敬待若神不因此通請謁少年
倣賈誼治安策指列治道公見而怫曰奈何爲此矜
張卽不復作證人社友徐君嘗捐建書院貲約以時
酬會徐死先生垂歿趣長子茂林訪徐後人還之徐

後人無所得以歸其婿曰爲我告徐君冢故友某償
夙負矣避地剡溪奉公文像托友人周敬可敬可盛
以布囊置牀頭有警卽負之登絕巔如是一年無片
紙失歸而家破養之沒齒卧榻故假祁氏病篤命起
扶易曰豈可終於祁氏之榻其矜細行皆類此同門
私謚之貞孝是時能承先志守道不變者長洲徐枋
昭法九一先生汧之孤僧服隱吳門山巡撫都御史
湯公斌屏騎從到門求見不內繞行山廬嘆息而去
亦以壽終

論曰先康節有子子文能紹其學儒者並嘉嘆之然

遭宋昇平有洛下諸君子相倡和再世處士身名俱泰若戢山當明末造有言不信致命遂志困不失其所亨而爲之子者義不容與父俱死乃至掩形匿跡交遊講藝之事一切都絕與子文之履順未可同論孔子稱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先生有焉

跋

是書凡傳四世歷一百二十年而始克梓行何前此之泯泯日久也竊惟先摠憲公殉國難先高祖貞孝公掩形匿跡終其身一小樓手輯遺書數百卷矻矻窮年罔輟寒暑且進述年譜以紀摠憲公生平之大而細者亦不遺焉兩世精華萃於寸帙其始也以守摠憲公治命秘而不宣其繼也世遠風微我祖父行株守一經大都家徒四壁立雖有志焉而未之逮迨今上御極之十有七年當事者搜羅故集倡義鳩資摠憲公全集二十四卷始鈐行於世前輩闡揚風教實先

人潛德幽光積晦而明之一大機爲子孫者宜何如
龜勉策厲以期表揚先烈寧徒守遺書而弗失已耶
德生也闇未知學問嘗於童時竊見年譜抄本雖未
通曉心嘗識之長而習舉子業奔走公車竟未嘗一
爲卒業旋藉先人餘蔭幸得竊祿

熙朝獲綰邑綬方冀整理舊集首鏤年譜以酬夙願卒
以不才被議落職而止嗣是家變頓仍子身顛沛僕
僕車塵馬足間是譜未嘗不在行篋也夫以德之愚
闇無知一行作吏幾墮家聲分宜終身屏息牖下乃
復荷

皇仁准留霸州營田自効直遭逢於意外者課耕之暇田
舍清曠間出是譜而抄錄之惟舊存諸底本改竄各
異稍以臆見爲去留至於體式有未允協者敬依所
聞於縉紳先生之緒論而更正之若夫講學語錄前
後奏疏雖已具載全集而譜內亦摘其精要未便竟
事刪除且增入南憲奏疏之未列於全集者數章以
誌勝國興亡之驗末綴貞孝先生傳備考徵也乾隆
乙未冬蒙

聖天子如天之度施千古格外之仁首錄孤忠備垂恤典
榮生幽壑感切重泉德微末小臣雖舉族捐糜末由

報稱竊念是書沉擱已百有餘年若再事因循或至
遺文淪失將^德之負疚先人者猶後而上辜

聖朝教忠之典其罪不可勝數矣是用敬慎手繕拮据付

梓亟了此未了之役以存考証梓成爰記其顛末如

右

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正月元孫毓德敬跋



